

吳氏評本昭昧詹言

培新敬署

土岐文庫

文庫17

W58

5

10

15

20

25

30

35

5-5

文庫 17
W58
5



總論七律多
精切要語後
生所當師法
者

昭昧詹言卷十四

通論七律

桐城方東樹



世之文士無人不作詩無詩不七律誠有如林子羽所譏者不知詩之諸體七律為最難尙在七言古詩之上何則七古以才氣為主而馳驟疾徐短長高下任我之意以為起訖七律束於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須具縱橫奇恣開闔陰陽之勢而又必起結轉折章法規矩井然所以為難古人至配之書中小楷古今止七家能工於此可知非易也七律之妙在講章法與句法句法不成就則隨手砌湊

詹言十四

010185185430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
王啟基書
寄贈

弱平緩神不旺氣不壯無雄奇傑特章法不成就則率漫
複亂無先後起結銜承次第淺深開合細大遠近虛實之
分令人對之昏昧不得爽豁故句法則須如鑄成一字不
可移易又須有奇警華妙典貴聲響律切高亮章法則須
一氣呵成開合動蕩首尾一線貫注

一題有一題本意本事所謂安身立命處也須交代點逗
分明大家冠絕古今所以能嗣風騷比於經者全在此處
六代小名家已不足以知此矧其下焉者乎

歷觀小才多是辭不能達意尋其意緒影響亂移似是實
非不得明了本不聞有此大法又苦力弱不得自由故其

下字用事必是不穩不切其運思用意必是浮淺凡陋其
成辭得句必是穉率晦僻其承接先後必是亂雜無章不
能從順間有成就可觀者亦終不免氣骨輕浮

固是要交代點逗分明而敘述又須變化切忌正說實說
平敘挨講則成呆滯鈍根死氣或總挈或倒找或橫截或
補點不出離合錯綜草蛇灰線千頭萬緒在乎一心之運
化而已故嘗謂詩與古文一也不解文事必不能當詩家
著錄震川謂曉得文章撥頭文字就可做了諦觀陶謝杜
韓諸大家深嚴邃密律法森然無或苟且信手者也一題
數首每首又各有主意主句須使讀者尋繹分明一一拈

得出然後乃見其用意用法及行文變化之妙合之又共
成一大章法如杜公秋興諸將等是也故欲自家詩好必
先在善讀古人能識得古人而後乃可言學朱子詩經序
言之詳矣詩人成詞不出情景二端二端又各有虛實遠
近大小死活之殊不可混淆不可拘板大約宜分寫見界
畫或二句情二句景或前情後景前景後情或上下四字
三字互相形容尤在情景交融如在目前使人津詠不置
乃妙

起句須莊重峯勢鎮壓含蓋得一篇體勢起忌用宋人輕
側之筆如放翁早歲那知世事艱須以為戒而以高館張

燈酒復清風急天高猿嘯哀玉露凋傷楓樹林等為法震
川論史記起勢來得勇猛者圈杜公多有之杜又有一起
四句將題情緒敘盡後半換筆換意換勢或轉或託開大
開大合惟杜公有之小才不能也尋常五六多作轉勢不
如仍挺起作揚勢更佳結句大約別出一層補完題蘊須
有不盡遠想大概如此不可執著結句要出場用意須高
大深遠沈著忌淺近浮佻凡俗用字須典覈忌熟忌舊卻
又忌生僻隸事以蘇黃為極則所謂雲山經雨始鮮明也
以我用事驅使得他為我用乃妙若使事重滯見事不見
我如錢牧翁王阮亭多有此病韓公多翻用使熟者皆生

化朽腐為神奇此一秘巧也

謝茂秦戒用大歷以後事雖拘然不可不曉其意但有一種題若不用後世事則不能成詞以古事不給今用也至佛典字宜戒用杜公輞川尚不覺坡公已嫌太多近日如錢牧翁則但見習氣可憎令人欲噁

興會選色須鮮明妍茂忌衰颯黯淡

音響最要緊調高則響大約即在所用之字平仄陰陽上講須深明雙聲疊韻喜忌以求沈約四聲之說同一仄聲而用入聲上去聲音響全別今人都不講矣

初唐章法句法皆備惟聲響色澤猶帶齊梁盛唐而後厥

此事在善讀
熟讀古人佳
作久之自悟
不在逐字講
求

有二派演為七家以此二派登峯造極幾於既聖後人無能出其區宇故遂為宗

何謂二派一曰杜子美如太史公文以疎氣為主雄奇飛動縱恣壯浪凌跨古今包舉天地此為極境一曰王摩詰如班孟堅文以密字為主莊嚴妙好備三十二相瑤房絳闕仙官儀仗非復塵間色相李東川次輔之謂之王李何謂七家在唐為李義山實兼上二派宋則山谷放翁明則空同于鱗卧子牧齋以為惟七家力能舉之而大歷十子白傅東坡皆同別記不與傳燈此論雖未確而昔人評品之嚴亦可想見其高門貴格不容混濫也故王元美論

七律曰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殆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推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賀黃公曰作詩雖不拘字句然往往以字不工而害其句句不工而害其篇

杜公所以冠絕古今諸家只是沈鬱頓挫奇橫恣肆起結承轉曲折變化窮極筆勢迥不由人山谷專於此苦用心韓公云艱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後人只是出之容易須是苦思勿先趨平淡

七律句法先須學堅峻用力進以雄奇傑特典貴警拔惟其自然所出總之語不驚人死不休也最忌巧巧則傷氣

而輕卑矣晚唐是已

詩有用力不用力之分然學詩先必用力久之不見用力之痕所謂炫爛之極歸於平淡此非易到不可先從事於此恐入於淺俗流易也故謂學者宜先學鮑謝不可便先學陶公七律宜先從王李義山山谷入門字字著力但又恐費力有痕迹入於擗捨飢餓成西崑派故又當以杜公從肺腑中流出自然渾成者爲則要之此二派前人已分立門戶須善體之七古宜從韓公入

學一家而能尋求其未盡之美引而伸之以益吾短則不致優孟衣冠安牀架屋之病如空同之於杜青邱之於太

白雖盡其能事作用終不免於吞剝擄播太似之譏必如韓公山谷方是自成一家不隨人作計古之作者未有不如此而能立門戶者也

詩不可墮理趣固也然使非義豐理富隨事得理灼然見作詩之意何以合於興觀羣怨足以感人而使千載下誦者流連諷詠而不置也此如容光觀瀾隨處觸發而測之益深自可窺其蘊蓄惟多讀書有本者如是非卽此詩語句而作講義也若乃無所欲語而強爲之詞盜襲剽竊雷同百家客意易雜支離泛演意旣無真詞復陳熟何取也大約胸襟高立志高見地高則命意自高講論精功力深

則自能崇格讀書多取材富則能隸事聞見廣閱歷深則能締情要之尤貴於立誠立誠則語真自無客氣浮情膚詞長語寡情不歸之病

初盛諸公及杜公隸事用字無一不典不確細按無不精巧穩妙所以衣被千古明何大復武昌聞邊報結句請纓誰爲繫樓蘭姚葦塢先生曰賈誼請繫單于頸終軍請以長纓繫南越無繫樓蘭事且當時邊報又無與西域也阮亭祭告西嶽有著紫伽梨苦未能句姚云著紫伽梨者所謂殿前賜紫號國師者也欲蕭疎雲水之外而取此爲喻非也又上游見漢書項籍傳文穎曰游卽流也則上游之

游卽讀爲流孫苾詩上游與流字並韻非也按此等不可
勝指可見後世詩人無非浪莽粗才其隸事似是而非皆
若此耳是烏得當作家著錄

學於杜者須知其言高旨遠一也奇警而出之自然流吐
不費力二也隨意噴薄不裝點做勢安排三也沈著往來
不拘一定而自然中律四也此惟蘇黃之才能嗣仿佛他
人卑離凡近義淺詞碎一也略有一二警句必費力流汗
赤面二也安排起結無不貫足三也非不合律則爲律詩
四也此雖深造如義山尙不能全美而楊劉以下更不夢
見况今世儻才村夫夢談嚙語者耶 所謂章法大約亦

不過虛實順逆開合大小賓主人我情景與古文之法相
似有一定之律而無一定之死法變化恣肆奇警在人自
俗人爲之非意緒複沓而顛倒不通卽不得明豁但杜公
雄直揮斥一氣奔放中井井有律不同野戰儉俗又不爲
律縛而輒弱不起

昭昧詹言卷十四終

步曲折圓轉如彈丸脫手。遠包齊梁高振唐音。崔顥太白所不能為。何況其餘庶幾右丞出塞足以近之。持較楊慎關山月則一起一收說盡無味。中四句太多太滯。肥笨不能通靈。分弓二句不上題。似猜謎紫塞二句亦不上題。由其章法文理不通也。再取右丞工部櫻桃較何大復鱖魚皆可見明之。詩人不如唐遠甚。

興慶池侍宴應制。起句破興慶池。次句破宴皆帶興象。中二聯兩大景兩細景分寫。收侍宴應制。氣象高華。渾厚與右丞同工。

杜必簡大醜。此推廣皇恩之事。固宜極富贍繁華之美。

但如賦六合從何處說起。故以己所在所見之地為主。則首句是作者正命脈。而又不可太黏致狹。故以次句拓開之。古人文律之細如此。後世粗才何足知之。三四大景略貼本地。五六細景收頌聖闊大。

春日京中有懷。京中秦也。杜家洛陽通身命脈在。有懷二字首句點題。面次句破題。意有懷故不當春也。以下四句切春切京中。而各以一字作眼。以見不當春之意。曰徒曰漫。曰應。曰幾。皆題眼也。而收句始結明之。文律如此。之細雖太史公韓退之之作文。不過如此。乃知子美冠絕古今。本於家學有素也。李義山輩不足知此。

五六以他人之繁華反襯也。此未批出。

素語

收餘味不盡

李巨山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先將公主南莊點明亦是定題位法次句說幸乃有次第古人文法無不從順所以為通後人只是倒亂矣所以不通三四寫幸五六既至燕樂收切公主莊而曰辭曰猶繞只是脈清意通 沈確士云初唐應制多諛美之詞况當武后中宗朝又天下穢濁時也衆手雷同有頌無規可謂的論又曰唐初事多而寡用之情多而簡出之特每篇結句不無淺率之弊為風氣所關耳此亦不易之論也學者當去短取長蘇廷碩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起實破望春名義與事奇三四實寫望春之景奇警切實五六帶說幸字收頌

美歸愚所謂有頌無規也

張道濟幽州新歲作 起句襯一筆次句點本題而以梅雪為興象乃不枯質三四忽將首二句兜裏成一氣而情詞流轉極圓美誦之愜心不厭五六實寫幽州新歲題中正位收切新歲頌聖得體親切不膚古人詩文只是恰好如題便無事不節外生枝為客氣溢語

澠湖山寺 姚云此燕公在岳州詩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一二句山三四句寺五六句澠湖景收託意正得山水之樂不以遷謫自痛姚云其意實憾其詞反夸本於小謝我行雖紆組兼得窮迴谿愚謂古人似此意句甚多不止此

此乃初唐短處以其時律體尚未宏放也不得以為美而贊之大約律詩得老杜而後大耳

也 此詩全在五六句振起不特篇章即作意亦在此句得力

收有遠想比李為佳

宗楚客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與李巨山章法悉同而五六句法雄健過之收亦對句稍闊不及李切

昭昧詹言卷十五終

昭昧詹言卷十六

桐城方東樹

盛唐諸家

王摩詰 輞川於詩亦稱一祖然比之杜公真如維摩之於如來確然別為一派尋其所至只是以興象超遠渾然元氣為後人所莫及高華精警極聲色之宗而不落人間聲色所以可貴然愚乃不喜之以其無血氣無性情也譬如絳闕仙官非不尊貴而於世無益又如畫工圖寫逼肖終非實物何以用之稱詩而無當於興觀羣怨失風騷之旨遠聖人之教亦何取乎政如司馬相如之文使世間無

先大夫曰杜公稱右丞為高人植翁此等橫議殊無知人論世之識文以司馬益皆繆說也

所見殊陋

此殊無所損，但以資於館閣詞人醞釀句法，以為應制之用，誠為好手耳。
輞川敘題細密不漏，又能設色取景，虛實布置，一如畫。如今科舉作墨卷相似，誠萬選之技也。歷觀古今陋才，皆坐不能敘題從順，故率不通。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起二句先以山川將長安宮闕大勢定其方位，此亦擒題之命脈法也。譬如畫大軸畫先界輪廓，又如奕棋先布勢子，以後乃好依其閒架而次第為之。三四貼題中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五六貼春望，貼雨中收奉和應制字，通篇只

收有遠情

如此論詩安能得其深處遠處

一還題完密而興象高華，稱臺閣體。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制，起二句破題甚細，不似魯莽疎漏。帝子岐王也，先安此句，次句借字，乃有根。中四句突寫九成功之景，收句乃合應制人頌聖口吻。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之作，先敘明溫湯地方，以原題立案，所謂盪腦也。中四句寓目收切主簿及和詩，只是不脫題面，不拋漏題中應有事意，而古今小才陋士，率未能解，亦可怪也。首句寫地，次句兼及時，三四近景，五六遠景，收切人切和詩。
勅賜百官櫻桃，起亦是盪題之腦，三四在賜之前，補二

句意思圓足五六賜字正位收題後補義格律詳整明密觀此及杜公櫻桃知何大復鱒魚不通亂雜無章可見明之詩人皆儉父不學自大耳

酬郭給事 給事是侍從官起句先出官署亦為題立案尋主脈也三四所居之署中有人在五六正寫給事本人收自己酬詩之意

出塞作 此是古今第一絕唱只是聲調響入雲霄 居延塞也外則出矣前四句目驗天驕之盛後四句侈陳中國之武寫得與高采烈如火如錦乃稱題收賜有功得體渾灑流轉一氣噴薄而自然有首尾起結章法其氣若江

先大夫曰收見右丞高致

既云無物何以又為絕唱

先大夫曰此時尚有忌嫉之人故收句及之

五六雖寫景而以城野東西映對為奇

詩中用若為即如何也言不堪聽也

海水之浮天惟杜公有之不及杜公者以用意浮而無物也

積雨輞川莊作 此題命脈在積雨二字起句敘題三四寫景極活現萬古不磨之句後四句言已在莊上事與情如此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起先寫新昌里亦是定題法然後過訪乃有根三四訪字警策入妙五六景七八人此又一章法杜公亦用之後半氣勢愈盛

送楊少府貶郴州 直從楊貶起留送字三四句正入己之送五六切郴州收句應有之義親切入妙又切地切貶

重復七地名不忌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邱蘭若 起貼乘如居士二人次
破蘭若三四寫上人居此境味警策入妙五六人地合寫
收作贊美歎羨

送方尊師歸嵩山 起破題明切中四分寫嵩山遠近大

小景奇警入妙收亦奇氣噴溢筆勢宏放響入雲霄

李頎 于鱗以東川配朝川姚先生以為不允東川視朝

川氣體渾厚微不及之而意興超遠則固相近

寄司勳盧員外 河陽在唐屬河北道漢河內郡今懷慶

府孟縣也 此似東川自指行歷次句乃指長安盧在朝

也流澌草色亦所謂興也三四因時令及盧五句以郎署
言之六句切員外收入干乞之意唐人慣用 此詩只意
興好無大可取法處

寄慕母三 此詩姚先生解最詳而曰往復頓挫章法殊

妙當思其語乃有得起二句敘事已頓挫入妙三四復繞

回首句更加頓挫第四句含蓄不說出更妙五六大斷離

開遙接第二句七八又從題後繞出大約有往必收無垂

不縮句句接句句斷一氣旋轉而仍千回百折所以謂之

往復頓挫也此為正宗若杜公山谷四句兀傲一氣浩然

者亦當以此法求之否則恐流於滑易不得歸罪杜公山

姚評此謂燕
公有歎於進
賢故方以為
含蓄也

谷也

送魏萬之京 言昨夜微霜游子今朝渡河耳卻鍊句入妙中四情景交寫而語有次第三四送別之情五六漸次至京收句勉其立身立名 初唐人只以意興溫婉輕輕起題不著豪情重語杜公出乃開雄奇快健窮極筆勢耳送李迥 首二句先點出司農本事以下乃有根三句司農四句驪山五六詔幸寫得興會聲色俱壯乃稱題結句出作詩本旨姚評盡之矣

題璿公山池 起二句視題面中四山池與人合寫收一何入自己此等詩只是自在不矜才使氣然不可學學之

則恐軟弱疲漫不能留人也 此詩不如右丞無著天親緊健

宿瑩公禪房聞梵 起句點梵次句寫宿時景中四句實賦梵唄中有宿字聞字造句警健縱橫足供吟詠收衍題而已

岑參 暮春統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 首二句細發暮春東亭送歸六字三四扶風五六歸後情事收自己不得歸 起句敘點只是設色攢字是一法門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起二句早字三四句大明宮早朝五六正寫朝時收和詩勻稱原唱及摩詰子美

無以過之

高達夫 夜別韋司士 起二句敘夜為別字傳神亦用

收乃無聊之
慰藉也

攢字設色三句墊四句點別五六別後情事收世情而已

送前衛縣李案少府 先寫時景起二三句正點四句挽

常侍七字姚
評

回五六收同前常侍每工於發端後半平常未奇也 高

岑二家大概亦是尙興象而氣勢比東川加健拔

崔顥 黃鶴樓 此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筆行之一

氣轉折五六雖斷寫景而氣亦直下噴溢收亦然所以可

貴太白鸚鵡洲格律工力悉敵風格逼肖未嘗有意學之

而自似 此體不可再學學則無味亦不奇矣細細校之

不如盧家少婦有法度可以為法千古也

行經華陰 起二句破點次句句法帶寫加琢三四句寫

景有興象故妙五六亦是寫但有敘說而無象故不妙也

收託意亦浮淺 姚云三四壯於嘉州秦女一聯愚謂詩

意一般只是字面有殊耳盡字啞於散字低字韻又啞胡

公陂又啞於仙人掌於此可見七律用字須揀同一興象

而高下懸殊啞與響不侔也故曰詩須讀之好聽然此自

是初唐氣格

崔曙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 首二句臺字登字三

四望字五六仙字七八劉明府九日因九日及菊花因菊

宜看其興象
高華不在追
求字面

花及陶非泛及也

祖詠 望荆門 六句寫荆州之險而以首句一望字包之收託意有澄清之志豈是時范陽已有萌芽耶

張正言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此正伐南越時事言古人開疆服遠不易不可以小物失綏遠之道五六正寫收見正意

昭昧詹言卷十六終

昭昧詹言卷十七

桐城方東樹

杜公

秋興八首 此代宗大歷二年公五十七歲居夔作也永泰元年乙巳嚴武卒公去幕府居草堂五月至戎州渝州六月至中州雲安縣居之自秋徂冬大歷元年丙午春自雲安至夔寓西閣及至二年春還赤甲三月還瀼西秋遷東屯復歸瀼西三年去夔出峽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復之岳州四年自岳之潭五年在潭遇臧玠亂入衡州耒陽卒年五十九歲此詩言叢菊兩開故知為居夔之二年作也

詹言十七

夔在蜀省東一千七百里南東南東北三面皆界湖北
東北界鄖陽府夔州府東巫山縣西忠州雲陽縣
秋興者因秋而發興也謂之興者言在於此意寄於彼隨
指一處一事為言又在此而思他處也而皆以己為緯以
秋為主以哀傷為骨

此詩八首前三首言己所在夔州本地其下五首皆思長
安而第四首又為長安總冒其下分思宮闕曲江昆明池
漢陂四處所謂身在江湖心殷魏闕古之忠愛者其情皆
如是也第二首只是言現在夔州已所在地而以每望京
華為言隱逗後四篇意錢箋以為思承平陷沒自古昔遊
不思所思長安五首皆從陷沒後追思何得獨以瞿塘一

首當之也第四首以奕棋比長安言其迭盛迭衰卽下三
四句所解本鮑明遠升天行意箋以為如奕者之無定算
亦是邊見

第一首 起句秋次句地亦兼秋三四景五六情情景交
融興會標舉 起句下字密重不單側佻薄可法是宋人

對治之藥三四沈雄壯闊五六哀痛收別出一層悽緊蕭
瑟 艤舟以待出峽而歸故曰一繫故園心他日前日也
孟子而賦粟

倍他日倍前
日也鍾甫云

第二首 正言在夔府情事結句乃歎歲月蹉跎又值秋
辰作驚惋之情以致哀思乃倒煞題秋字收拾本篇卽從

叢香燭明
指長安

次句每字生來每者二年在此常此悲思而今不覺忽又
值秋辰玩末章末句可見箋乃妄解引皎然盲說以次句
為截斷眾流此詩詞意景物皆主夔府言不主長安何謂
截斷眾流也 惟八月槎句蹈空沒下落久思之不得豈
虛言已無實效於國耶公客堂詩曰主憂豈濟時身遠彌
曠職即此句意或謂乘槎而反未卜何時故曰虛恐未然
於奉使二字無著 起二句以下分承此二句五六句情
景尤湊泊七句無限之情不說八句變律 先興後秋
第三首 以坐江樓為主以下只是江樓所見所思結句
出場興會陡入如有神助 見漁人無所得燕子不歸因

五六凌空發
議擡起乃是
大家作法與
上交全不相
業所以為妙
因以二字大
謬也
此為下四首
之總冒不得
標思長安三
字與下平列

豈獨此首

以二古人自興不得意却以得意者反結不測入妙是為
作用他人皆淺直不能委折細入
第四首 思長安 自此以下皆思長安奕棋言迭盛迭
衰即鮑明遠升天行意而此首又總冒三四近皆聞道事
承明上二句五六遠忽縱開大波瀾起既振又換結秋字
陡入悲壯勒轉收足五六句意而思字又起下四章章法
入妙無痕 五句指隴西關輔閒六句指吐蕃入徵天下
兵不至 此詩渾灑流轉龍跳虎臥
第五首 思宮闕 高華典麗氣象萬千起句大明宮南
望終南三四遠五六近忽斷接追序事此不如振縱而換

筆換意用陰調平調又一法也結句收五六句忽跳開出
場歸宿自己收拾全篇蒼涼淒斷 此亂後追思故極言
富盛一片承平瑞氣而言外有餘悲所以為佳後人當平
盛時正用作頌美則死句如嚼蠟矣

第六首 思曲江 他篇或末句結穴點秋字或中間點
秋字此却易為起處橫空突入又復錯綜入妙瞿塘已所
在地曲江所思長安地却將第二句迴合入妙點秋字較
隔千里兮共明月健漫懸絕 凡六句一氣首二句正點
中四句虛寫曲江景物淺深大小遠近虛實末句兜回收
全篇無限低徊所謂絃外之音世俗作贈送詩正用以為

宜看其首尾
雄橫縱恣不
可抑勒處杜
籍篇如此方
全未批到

稱美地方之句靈蠢懸絕 芙蓉園在京城東南即曲江
第七首 思昆明池 中四句分寫兩大景兩細景收句
結穴歸宿言已落江湖遠望弗及氣激於中橫放於外噴
薄而出却用倒煞所謂文法高妙也沈著悲壯色色俱絕
此漁翁公自謂乃本篇結穴箋乃謂指信宿之漁人成何
文理 此借漢思唐以昆明蹟本於武帝也箋乃以為思
古長安可謂說夢思菘米蓮房亦指漢物乎
第八首 思漢陂 起點明地方三四景五六與雲移同
追昔遊即指岑參兄弟也末二句收本篇兼收八首以七
八結五六與第五同

杜之所以獨
有千古專在
此處
五六六句聲
天而起以為
交代題面失
之遠矣

登高 前四句景後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變化筆法五
六接遞開合兼敘點一氣噴薄而出此放翁所常擬之境
也收不覺為對句換筆換意一定章法也而筆勢雄駿奔
放若天馬之不可羈則他人不及

九日藍田崔氏莊 起點題敘述次曲細盡意透徹三四
運化三四情五六交代藍田題面結句推宕餘意不盡按
楊誠齋云首聯對起方說悲復說歡頃刻變化領聯將一
事翻作兩句最得翻案妙法人至此筆力多衰復能雄傑
健拔振起一篇精神結聯意味深長悠然無盡
九日 此九日憶弟妹而作通首八句一氣夷猶開合頓

於杜之大處
遠處雄邁高
渾悲壯淋漓
全未窺見萬
一徒斤斤於
字句之末真
乃坐井觀天
杜公之詩豈
得於龍吟風
格觀之

不當如此看
法此如見一
神龍而告人
曰某處為鱗

宕而出但見情性不覩文字殊方二句象中取義結句點
逗本事所謂安身立命主意也 諸篇結皆對句而不覺
返照 章法明整前景後情勻稱起點明地方有歸宿三
四分承黃昏過雨則一二句又為題透根也後半句意有
韻味風格不同平淡庸熟枯淺此等章法之至正者前四
將題說足了再換筆換意也 章法之說如此而自公而
外多有句無章此事豈易語哉 前後兩層此等章法明
何李常用之閣夜亦同

閣夜 大歷元年自雲安至夔州寓西閣 起二句夜三
四切閣夜并切在蜀東坡嘗賞此二句此自寫景錢以為

某處為角鱗
角凡鱗常介
所同而龍之
所以為龍不
在此也 孔
明廟即在
閣旁於公詩
亦無所損即
有此廟公詩
亦無所增皆
警說也

星搖民亂不必如此解五六情 先君云孔明廟在閣旁
公孫述白帝城亦與閣近故云躍馬非泛引樹按蜀都賦
公孫躍馬而稱帝末援古人以自解言千古賢人同歸於
盡則目前人事遠地音書亦徒付之寂寥耳漫徒然也
野望 此詩起勢寫望而寓感慨中四句題情三四遠五
六近收點題出場創格 此變律創格與支離東北同
讀此深悟山谷之旨放翁竟終身未窺見此境故多平行
可謂習氣前歲暮一首亦山谷所祖 先君云是時分劍
南為兩節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於調役公五言律
云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

公詩無此意

登樓 起二句分點題面各緯以情事則不同平語三句
寫景乃從登樓所見如此言之雄警闊大四句治亂相尋
五六情而措語深厚沈著吐蕃陷京郭公反正吐蕃收出
場亦即所見以志感代宗用魚朝恩程元振同於用黃皓
先君云言有賢臣則孱主可輔傷時無葛相之才
野老 此即草堂也寫景逼真而有風格不同庸淺起二
句點序兼寫有畫意三四正寫景五六以下推開愈推愈
闊公本色忠悃如此他人學之則成客氣習套庸闊游騎
不歸 此在成都作故以片雲自比是時東郡尚為思明
所據上元二年令狐彰始以滑州歸朝東郡即滑州也

惟兩京南郡得稱城關 末二句卽所關心之實事也言
已在劍閣關心東郡而悲也

宿府 章法同登樓亦是起二句分點府宿而以情景緯
之三四寫宿景中有情萬古奇警五六情收又顧宿字此
正格

恨別 起四句先點一別字以下極寫恨之事收反恨作
喜望語所謂出場 起收雄渾直邁 五六句海峯評曰
甚陋以其造語凡近似俗人又曰首尾浩然終不能割棄
戴蓉洲曰收指李光弼言也光弼以乾元二年冬悉軍赴
河陽破賊蓋當時專事河陽而不能有直搗幽燕之舉公

顧宿字云云
可笑是杜公
乃試帖家矣
所說皆滯氣
小樣

詩蓋屢言之此爲急事見機不可失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此亦通篇一氣而沈著激壯與他
篇曲折細緻者不同題各有稱也起四句沈著頓挫從肺
腑流出故與流利輕滑者不同後四句又是一氣而不嫌
直致者用意真措語重章法斷結曲折也 先君曰公先
爲襄陽人祖徙河南父徙杜陵公生於杜陵而田園在東
京東京洛陽也從劍外聞信欲歸洛陽情事分明而又皆
虛擬所以爲妙後人則以實敘行歷爲能有何味也
諸將五首 此詠時事存爲詩史公所擅場大抵從小雅
來不離諷刺而又不許訐直致傷忠厚總以吐屬高深文

法高妙音調響切采色古澤旁見側出不犯正實情以悲憤為主句以朗俊爲宗衣被千古無能出其區蓋此統詠當時諸將以見用皆不得其人不專主一人一處一事也

第一首 告長安諸將以發陵責之 起以漢比點陵墓簡省昨日早時言祿山之發也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五六言可堪吐蕃復發乎僕固懷恩引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末言材官不能制涇渭卽涇原也在長安西北乃吐蕃入寇之路莫破愁顏正可憂也 千秋二字言赤眉之禍又見此入關蕭關也

第二首 告河北諸將以張仁愿勉之極言借助回紇之非何義門解之最當 回紇傾國而至異於太宗之用突厥汾陽勳雖大而此自爲非他日回紇助史朝義內侵至三城州縣皆爲邱墟遂有輕唐之心其後雖復助順而所過抄掠一空其後助僕固懷恩侵至涇陽雖聽汾陽擊吐蕃自贖而唐之被侮亦極矣公言肅代之不如高祖太宗也箋皆失之 起四句大往大來一開一合所謂來得勇猛乾坤擺雷碾也五句宕接六句繞回言後之弱以思祖宗之盛爲開合筆勢宏放收點明作意歸宿作詩之人本意此直如太史公一首年月表序矣與前首同一章法五

此首解得尙好

六為開合朔方與突厥以河朔為界仁愿乘虛奪漠南城

第三首 告洛陽諸將東京之陷秦關不守滄海指淄青

之先陷於祿山者薊門則遍指河北三郡天雄治魏州朔方治靈州范陽

治幽州平朝廷二句蒙叟義門皆混解光聿原云時方鎮

皆令僕又各有軍資錢皆取給度支故云云按王綰領諸

道節度兼留守東京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箋以為譏縉

非是

第四首 仇注此章為貢賦不修責諸將不能懷遠 黃

生注前三首道兩京之事皆翹首北顧此則道南中之事

故以回首發端 仇注炎風朔雪以極南極北言之 此

統斥楊思勗呂太一李輔國魚朝恩皆非忠良自平詩所謂蓬萊殿前諸主將箋以為指中官出將是也李輔國為兵部尚書魚朝恩程元振皆總戎起二句明皇南詔之敗末句統南北而總收之

第五首 鏡詮云是時崔旰柏茂林等交攻杜鴻漸惟事姑息奏以為節度讓旰茂林等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節度主恩尤重然軍令分明有媿嚴武遠矣公故感今思昔又謂鴻漸入蜀以軍政委崔旰日與僚屬縱飲故追思嚴武以譏鴻漸之有媿主恩八哀詩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可以互相證明 詩先

主恩二句皆追憶嚴武軍令分明數舉杯言其好整以暇也解釋未是

此解亦非

興象聲律而後義意此詩起二句興象聲律極佳以義意求之則見於第七句以興易賦也 此詩思嚴武以斥崔旰柏茂林李昌巖楊子琳杜鴻漸皆非出羣之才也蒙箋得之 通鑑考異云武無三鎮之事新舊唐書皆沿公詩而誤或云武一鎮東川兩鎮劍南非也愚謂以閻百詩說三持節事則以譏杜鴻漸不能斬崔旰似也但詩云前後則實指武非指杜可知 數舉杯以八哀詩證之似言其節飲以斥杜鴻漸之縱飲 按唐書杜鴻漸列傳柏茂林作柏貞節又鴻漸薦旰為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與鏡詮略異 詠懷古蹟 凡詠古蹟須以已為主却將題作賓指點詠

前六句皆雙關也故七句入題特為起妙

歎出之乃妙若正面實賦則死滯如嚼蠟庸人俗手應試體矣 何云以奇才國色英雄皆不得志自比亦望文生意 此當是大歷元年作於夔州五首皆借古蹟以見己懷非專詠古蹟也 首章前六句先發已哀為總冒庾信宅在荊州公未到荊州而將有江陵之行流寓等於庾信故先及之公避祿山之亂故自東北而西南淹日月久留也共雲山離處也五六賓主雙關祿山叛唐猶侯景叛梁公思故國猶信哀江南末應詞客哀時三峽謂月明巫山廣澤此則指巫山為第三峽耳

第一首 總寫身世以庾信自比結點明大凡三事遲暮

一也不歸二也詞賦絕人三也 何云哀江南賦誅茅宋
玉之宅公誤以庾信亦居此故及之樹按庾信居宋玉宅
前人屢見之杜不誤此乃何說誤也 此雖不及秋興備
諸妙法而淋漓頓挫音響絕悽惋或以後四篇為平平無
奇要之風格老健耐人吟玩 武陵五溪蠻皆槃瓠之後
槃瓠犬也得高辛氏女生六男六女織績衣皮好五色衣
服五溪諸蠻遙接益州西郡故先主使馬良招五溪蠻授
以官爵 史記江湖間謂小兒多作狡猾為無賴
第二首 一意到底不換而筆勢回旋往復有深韻七律
固以句法堅峻壯麗高朗為貴又以機趣湊泊本色自然

第三首著重
末二句所以

自喻也第四
首專為第五
首筆姚選

刪第五首殊
誤 杜公有恢復
大志故時以
武侯自意耳

此詩未涉及
高適

天成者為上乘

第四首 古廟二句就事指點以寓哀寂山谷樊侯廟所
出

蜀相廟 此亦詠懷古蹟起句敘述點題三四寫景後半
論議締情人所同有但無其雄傑明卓及沈痛真摯耳

贈田九判官 此詩音響采色俱壯明七子二李諸家所
宗法然氣勢浩然章法老成二李終不逮也此起四句先
及其主人及本事三承降王四承使節後半始入題 田
在哥舒翰幕中天寶十三載吐谷渾款塞詔翰接援仇注
高適入幕由田君所薦適本封邱尉與陳留相近故云末

句公仍望其汲引也 此章侍御豈不足為酬贈之式而必以東川為則耶然必須參合兩派乃妙不然專此則粗豪專彼則細弱

吾謂後四句專為未句愁字作勢桃花柳絮皆春色也一氣噴薄頓宕不平

送路六侍御入朝 起敘述一氣曲折起題五六景結句就景中推出本意本事繞回包束全篇即所謂不分生憎也戴蓉洲曰三句倒插景妙無此句則不見其曲折矣寄章十侍御 此亦尋常應酬詩但三四雄渾五六用事精切他人不能也收亦溫婉解見惜抱先生按語此李義山奉為主臬 湘西用辨亡論語寶應元年嚴武自西川入朝高適代領西川公攜家至東川與留後章彝最善後

併西川為一罷東川梓州刺史彝入朝高適自西川入朝嚴武再鎮蜀杖殺梓州刺史章彝事在廣德二年豈彝未行耶抑既朝復來耶來瑱事在元年 章必素有薦引之意故末句反言以諷之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此同前詩而奇警過之 杜鴻漸平崔旰以大歷二年六月入朝表用秘書故由益州赴之或云菊潭在荊州李由荊州上峽故云背指恐未然此由益州出峽背指言速也三四奇警五六敘點收奇警南極指李北斗指長安三台指杜也時杜還朝李從益州來赴京訪公於夔而公贈以 毛大可曰天文志南極星在益州分野觜參之詩也

案說
後半大氣盛
稱杜公勝處

旁而三台三公在北斗旁時杜相還朝李從益州赴京故
言南極而向北者以三公在南斗旁也 黃生曰起語輕
秀接句猛健三四更奇險五六稍率得一結稱起前段突
然而轉入悠然而合雖用對語而筆意極其頓挫

公安送韋二少府 起敘點題面三四忽拓出別後義意

後半乃入時事正面略帶公安地方然近於落套不為佳

此詩只三四乃公所獨美耳 逍遙公韋瓊見北史此與

贈曹霸同例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 此是白描如話清空一氣不

著色象不用典故一格而風流駘蕩真意彌滿沈痛不忍

此詩全是真
氣全涌沈痛
激烈以為清
空一氣殊談

讀而銜接承遞一串不傷直率以筆筆頓挫也頓挫者句
斷不將兩句合一意使中相連中無罅隙含蓄成葉子金
如杜此詩雖似文體一氣而沈重成錠子金也收亦出場
換意清空如話之體東坡所本然沈著不及矣 盧得水
云此詩萬轉千回清空一氣末竟作永訣之詞詩到真處
不嫌其迫不妨於盡也

送辛員外 先寫地方及景後四句一氣纏綿沈著真摯

公所獨擅他人不能勝於送韋少府遠矣後惟東坡有此

白描素地也 朱翰謂此詩一二死句三四無脈五六枯

拙七八不韻斷為贗作

此等詩無可
軒輊此皆孔
見曲論未某
妄說何必存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一起逆入從天半 跌落皎然所謂
氣象氤氳由深於體勢也 五六寫景平滯而造句細結句
又兜轉如迴風舞絮與前半相應 黃白山云此詩直而
實曲樸而實秀婉委如意往復盡情

又作此奉衛王 此是琢鍊用力之法 起句敘事明淨
次句即用意著力不作常語三四奇警言樓之高分天地
之中高寒無暑又切楚都五句用劉俠比六句指嚴侍御
收句用雪賦梁王授簡於司馬大夫事

所思 此詩妙極全用虛寫而以苦憶及第六句無使為
線索結句更妙勢似直下而情事曲折無窮 按毛西河

曰瞿塘峽在夔州峽口有灩澦石過此則達荊州矣渚宮
故事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

柱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此詩細緻
曲折於題事一字不遺可見古人不敢拋題目無籠統粗
略膚闊不歸之病也 東閣即東亭次句比興勢空而意
親切三四細還題交代題事五六妙遠空靈出事意外所
謂意高妙也收切實沈著妙於出場 前半敘後半轉出
奇境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起只敘述點題而語意文勢

若看去猶
言能往看
也

妙處全在氣
勢方全未誤

跌宕歷落三四妙切猶明七子所能五六造語奇警則義
山放翁且難之勝韓十四五多矣結句迴轉宕蕩不窮
灑灑滄浪皆自夔入荆之路

因許入寄江寧旻上人 亦同送鄭十八詩格只是頓挫
不直率聯接五六略作虛景虛想即好事也亦題中所應
有情景且以起收句入已 大約詩章法全在句句斷筆

筆斷而真意貫注一氣曲折頓挫乃無直率死句合掌之

病案王阮亭云東坡
半山七律多祖此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 追憶傷感 此
詩以憶昨二字為章法骨子 先君云儀物如故欲見無

由由來只在想之之詞 收大斷又結穴與秋興蓬萊篇

同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起二句先寫景分外清新三四

入情用筆盤旋曲注與九日崔氏莊同五六平敘結句拓

轉作收是時公官拾遺却有去官之志故五六云然鄭蓋

亦有歸隱語故收句勉之

賓至 敘事耳而語意透徹朗俊溫醇得體情韻纏綿律

度井然

客至 筆勢較前加寬宕頓折而大體亦相似皆百讀不

厭者也

此亦妄說古
近體各不同
何分高下

也自二字逆
攝後半所謂
集所未到氣
已吞也

南鄰 此贈朱山人也皆向山人一邊寫而情景各極清
切清新章法井然明白 韓公贈崔立之五言長篇許多
言語始寫出似不若此八句中面面俱到為尤佳也 先
君云角巾用范通詣王濬事 山谷云航是大舟當以艇
為正艇亦音廷

野人送櫻桃 此小題也前半細則極其工細後發大議
論則極其壯闊實為後來各名家高曾規矩而後半妙處
即在首句也自二字根出所謂詩律也後人於此等處味
之觀何大復鱗魚雖佳然但覺其骨節粗大無序無謂無
章不但不及此並不及右丞勅賜櫻桃章法明整也 門

下省在宣政殿大明宮號蓬萊宮即東內

紫宸殿退朝口號 起突寫朝字三四寫朝時之景而造
句工細典麗五六拓開作寬勢結句還題退朝而兼及掌
故所謂詩史也其事儀詳錢箋 政事堂在東省中宗時
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此自宮
中退歸東省者以本省言也會送夔龍於鳳池者又自東
省至西省就政事堂見宰相也
省中題壁 浦二田云前半想見省中清邃下四寫懷純
臣心事 起先寫省中景極細極工有情後半入己情此
等不出於寫景敘情而作者清新真至不入粗浮客氣非

人所能

九日 用文章敘事體一氣轉折道勁頓挫不直致不枯

瘦乃知嚴滄浪所譏以文為詩之論非也在三百篇中多

有之夫詩人隨興至所發有何一定此則偶因在涪而發

耳一結換意出場尤見忠愛

按杜臆天寶十四年冬公自京師赴奉先路經驪山玄宗

方幸華清宮祿山反然後回京至此十年矣所以憶之而腸斷也

暮歸 起四句情景交融清新真摯後四句敘情一氣頓

折曲盤瘦硬而筆勢迴旋頓挫闊達縱橫如意不流於直

致一往易盡是乃所以為古文妙境百鍊鋼化為繞指柔

矣

白帝城最高樓 此亦造句用力之法 句法字字攢鍊

起句促簇次句疏直而闊步放縱乃立命之根通首根

此所見也中四句二近景二遠景以下三字形上四字句

法已奇五六更出奇采所謂意想高妙與康樂早聞夕飈

急晚見朝日瞰同其奇於東見其西於西見其東極形高

處所見之遠出尋常想外只完題最高二字收句氣格歷

落用意疎豁非是則收不住中四句之奇倔如此奇險尋

其意脈却文從字順各識其職

灑灑 此與前篇同格起句似率而鍛鍊語澀思苦三四

渾成雄邁流易中有烹鍊他人極力不能道全是寫景而

別出遠致作
收何謂答未

中有情字法句法如鑄後四句亦與前同固是強弩之末亦斷無通篇句句覓奇險之理 仇注回首者見險知止也淚滿襟者阻水難下也彼少年逐利輕生故戒其翻鹽擲金也 此數詩當以格力氣象與趣音節體製別求之非可輕學 凡詩中所謂太陰皆似指夜黑首句與江寒出水長不同收卽地以戒行險喪身也

崔氏東山草堂 一起夾敘夾議夾寫而著語歷落崢嶸清新警妙五六平還亦新切結句遠想反襯法而有親切味 阮亭云領聯正承靜字戴蓉洲曰朝川莊在藍田必與崔莊東西相近故末以柴門空鎖諷其不歸也

凡杜詩一題
數首者皆不
能割裂

將赴成都草堂寄嚴公第五 起二句敘事點題三四展宕空轉真切後半真至而蘊藉有味下語得體蓋謂有嚴公將略則遊子可以優遊託足也

黃草 此題雖曰黃草而實思家傷亂之詩也 先君曰第四句解上三句收言崔旰之亂不足憂而松州吐蕃之禍為大耳樹謂為蜀道兵戈故涪州船滯夔州行人少而長安家中無信也誰家公自言其家妻子耳 仇注秦中云云蓋未聞朝命區處朱鶴齡曰按史杜鴻漸至蜀崔旰與楊子琳柏茂林等各授刺史防禦而不正旰專殺主將之罪故有兵戈是非之語蓋言崔氏亂成都柏楊討之其

是非不可辨也

白帝 先君云前半詠雨後四感懷在白帝作非詠白帝也樹謂此所謂意度盤薄深於作用力全而不苦澀氣足而不怒張他人無其志事者學之則成客氣是不可強也暮歸首結二句亦然 先君又曰第五句終未亮意謂人不得歸而無處不用兵戰馬勞苦此皎然所謂暗也 錢箋戎馬作去馬

野望 此亦在涪州作起點地點時三四望中景五六近景兼情收亦結束

卽事 起句點題以草亭爲題也下二句寫景清新不經

人道五六敘情常語耳結句公之雅言素抱但別撰語耳杜公高華清警兼有王李奇橫兀傲兼有山谷密麗跌宕兼有白傅子瞻

昭昧詹言卷十七終

昭昧詹言卷十八

中唐諸家

桐城方東樹

劉文房 七律宗派李東川色相華美所以李輔輞川為一派而文房又所以輔東川者也大歷十子以文房為最詩重比興比但以物相比興則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義寄於彼如關雎桃夭兔置樛木解此則言外有餘味而不盡於句中又有興而兼比者亦終取興不取比也若夫興在象外則雖比而亦興然則興最詩之要用也文房詩多興在象外專以此求之則成句皆有餘味不盡之妙矣較

用唐人體無奇警可乎

萬古七字豈可分作兩截看如此教著何以論詩

義山何嘗無性情面目淺

宋人入議論涉理趣以文以語錄為詩者有靈蠢仙凡之別用宋人體若更無奇警出塵之妙則入庸鄙下劣魔道也 詩最下者為編事為涉理趣文房足救之

登餘千古縣城 首一句破題首句破城字而以上與白雲齊五字為象則不枯矣次句上四字古字下三字餘千三四賦古城而以秋草夜烏為象則不枯矣五六登字中所望意收句古字餘千字切實沈著而入妙矣以情有餘味不盡所謂興在象外也 言外句句有登城人在句句有作詩人在所以稱為作者是謂魂魄停勻若李義山多使故事裝貼藻飾掩其性情面目則但見魄氣而無魂氣

者不察耳

魔道惡語

魂氣多則成生活相魄氣多則為死滯千古一人推杜子美只是純以魂氣為用此意唐人猶多兼之後人不解久矣文房之詩可以通津杜公但氣味夷猶優柔不及杜公雄傑耳然若無魂則雄傑更成惡魄昔人論韓公將軍舊歷三司貴一句以為雖句法雄傑而意亦盡於此矣祇是有魄無魂言外無餘味取象而無興也韓公以文為詩又不工近體無可議者姑舉以為式耳今定七律以杜七律為宗而輔以文房大歷十子並取義山之有魂者而去其魄多者慎選十餘首足矣益以蘇黃之出塵奇警白傅却有魂但句格卑俗然東坡學之則雄傑入妙放翁有魂有

魄句法雄傑而嫌有習氣客氣太熟又時有輕促而乏頓挫曲折須去其短取其長解此秘法則流覽古今如懸衡矣

第二句接得蒼茫不測所以妙也

過賈誼宅 首二句敘賈誼宅三四過字五六入議收以自已託意亦全是言外有作詩人在過宅人在 所謂魂者皆用我為主則自然有興有味否則有詩無人如應試之作代聖賢立言於自己沒涉公家衆口人人皆可承當不見有我眞性情面目試掩其名氏則不知爲誰何之作張冠李戴東餐西宿驛傳儲胥不能作我家當也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 此貶潘州時也 起先點

說得甚熱鬧而全在外行語如此傍題造句更何詩之可言

僧院三四切響還蕭寺五六寫此處景入已將作別赴嶺外收留題入化因內史想南朝因南朝卽其本亦古所謂興在象外也五言古墓無人識同一意同一筆 大約有一題須認清一題安身立命處然後布置周旋皆望此立命歸宿措注而作用之所謂傍題命意傍意吐辭如文房此詩可見然此雖規矩而至巧不在是規矩能與巧不能與則存乎造句平奇工拙之有才無才選字隸事之有學無學腹笥寒儉才力雌弱無與於此道也又觀其論議吐屬以驗其學識觀其取境崇格之有家法無家法締情託意之卑高雅俗深淺眞機客氣以驗其胸抱皆非可以外

錄速化偽爲也

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 起先寫一句奇警突兀妙極或疑次句不稱先君云若第二句再濃通篇何以運掉樹謂非但已也此第二句乃是敘點交代題面本事主句文理一定斷不可少所謂安身立命處也中二聯分賦敘其忠悃聲望高華偉麗結句入妙言外多少餘味不盡所謂言在此而意寄於彼與在象外 海峯正宗獨以此一篇入選所以崇格也正宗之選專取高華偉麗以接引明七子姚先生云大歷十一年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十四年忠臣被逐於李希烈乃改淮西軍爲淮寧此編

詩時追改及忠臣從朱泚爲逆文房不及知之文房刺隨州乃淮西屬 按以此較右丞出塞則氣遠不及之覺此仍不免經營地上語可由此悟也

送李錄事兄歸襄陽 凡題有根源者須先尋取此詩起四句在題前五六始入歸字收句結送字又切襄陽 三四圓警精美氣味沈厚故可取文房言近而意皆深耐人吟詠

送耿拾遺歸上都 起句先點耿歸上都次句帶敘時令三四從自己襯跌出作羨之之詞以起送歸意五六分寫兩邊結句送後情事當時實象 姚先生云寶應元年以

姚評原本均
脫姚先生曰

四字令人不知所出

京兆府為上都此為睦州司馬時所作睦州今嚴州也文房由潘州貶回故曰窮海潘州今高州也 唐牧州置建德縣此在睦州作

送柳使君赴袁州 姚先生云袁州宜春郡東晉避諱改曰宜陽 首句點題次句繞出題前必有實事似柳欲居京口而不得也故有第三句袁州西南與長沙衡州接故曰三苗第五句正送下三句既到袁州後意玩三句結句則柳為人似一雅士不知此詩在何處作

送陸澧倉曹西上 起句點西上次句切陸姓三四長安五六正送收入自己此等只是句法明秀情意纏綿玩此

明云何依誰薦此何待言

陸非赴選上官得意

專在題面著眼如此學詩更何餘味

青谿口送人歸岳州 起二句先寫岳州三四送歸五六并寫青谿口收入自己 文房只用眼前習見字習見語而無一意不深無一字不靈思致清綺絕無滯相死語擬之五言殆近謝惠連譬如良庖只用雞鴨魚肉而火候烹煮有法則至味存焉俗庖雖用猩脣豹胎而不爽於口祇取唾惡也上言客去稀以起下一人歸理脈之細如此豈粗才所知五六亦常語而細按之皆非率意淺直而出者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 此似知淮西鄂岳時將去留別作也起句喜得除授二句言時事難為中二聯景與

情交融收入二員外七句皆自述末句始入別一人

使次安陸寄友人 起二句點敘時令行歷所謂詩柄也

三四寫地與景 德安府本鄖子國隋改鄖州為安陸安

陸北與河南信陽州接三關在此木陵他本皆作穆字誤

穆陵在齊與此無涉姚先生云肅代之際江淮間有劉展

袁鼂之亂木陵以東光黃舒廬蓋苦兵擾不識春和矣其

西則差安靖故有第四句 五六切安陸景與事六句皆

自述收點寄友一絲不漏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夏口係湖北漢陽

縣治岳陽巴陵在湖南 首句先從望說起次句說不見

優會解

屈子弔古無人三四切夏口入望五六寫卽景收入寄阮

託意

韋應物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卽事寄府縣寮友 起敘

行程破題歷歷分明中二聯寫景如畫五六切地切時其

妙遠似文房收寄友古人無不顧題還題如是

寄李元錫 本言今日思寄却追敘前此益見情真亦是

補法三句承一年之久放空一句四句兜回自己五六接

寫自己懷抱未始入今日寄意

韓君平 君平三詩不過秀句足供諷詠流傳不泯篇法

宛轉諧適而已無奇特興象足以取法今皆不錄

西崑諸公藉
裁藻節中亦
有興象懷抱
何可抹撥邪

李君虞 鹽州過五原至飲馬泉 鹽州為漢北地五原
二郡地唐屬關內道今甘肅寧夏後衛是 起句先寫景
次句點地三四言此是戰場戍卒思鄉者多以引起下文
自家則亦是興也五六實賦帶入自家至字結句出場神
來之筆入妙 此等詩有過此地之人有命此題之人有
作此題詩之人之性情面目流露其中所以耐人吟詠不
是詠古無情不見作詩人面目如應試詩賦得體及幕下
張君房所為低手俗詩皆犯此病所以為庸劣無取且如
西崑諸公祇以搜用故實裁剪藻飾為能是名編事非作
詩也此死活之分王阮亭輩乃不能悟 此等詩以有興

象章法作用為佳若比之杜公沈鬱頓挫恣肆變化奇橫
不可當者則此等止屬中平能品而已下此一等則但有
秀句而無此興象作用猶可取又下一等則並傑句亦無
乃為俗人之詩矣

皇甫茂政 茂政境象與韓君平同亦只秀適宛轉而已

獨春思一首不減盧家少婦但氣格不逮耳 祇菊為重陽
冒雨開江到

潯陽九派分瓜步空州遠樹稀壺
觴遠就陶彭澤等句卓然可傳

春思 前四句一彼一此屬對奇麗而又關生有情所以
為佳五六專就自己一邊說而點化入妙結句出場入妙
勝沈雲卿矣此等詩色相不出齊梁而意用則去三百篇

樓上花枝笑
獨眼俗句

纖弱平淺多
矣安能相比

不遠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溫柔和平可以怨者也楊
用修學之則近痴肥色掩其質語亦稍滯意亦太盡不及
此有遠韻遙情矣

錢仲文 贈閣下閣舍人姚原選後刪 前四句寫閣景氣象

真樸自然不減盛唐王摩詰後四句託贈常語平平耳

盧允言 長安春望 此詩用意全在三四夢家未還為

一詩關鍵主意起與五六平平常語收句承明三四尙沈

足

晚次鄂州 起句點題次句縮轉用筆轉折有勢三四興

在象外卓然名句五六亦兼情景而平平無奇收切鄂州

以憂亂為主
非止思家也

有遠想

李從一 贈別嚴士元 前四句寫己所送別之地三四

卓然名句千載不朽五六入送收入自己

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 此題

本佳一句春物次句人空三四春物人空之意交融與在

象外卓然名句五六入悵然收句已竭不佳 姚先生云

此殆上元中劉展亂後之詩

李端 宿淮浦憶司空文明 起二句破題意平平三四

敘題面周旋圓足五六寫淮浦卓然名句收敷衍平竭

贈郭駙馬 此與義山相近詩無足取

三四晚唐浮
薄平淺之句
此翁殊無抉
擇

收發遠感所
謂出場也

第四句最佳
據一節之勝

此諷詩也

自是好詩

此亦憂亂之作意在言外

劉夢得 西塞山懷古 西塞山屬武昌府此地孫策周瑜桓玄劉裕事甚多此所懷獨王濬一事 此詩昔人皆入選然按以杜公詠懷古蹟則此詩無甚奇警勝妙大約夢得才人一直說去不見艱難喫力是其勝於諸家處然少頓挫沈鬱又無自己在詩內所以不及杜公愚以為此無可學處不及樂天有面目格調猶足為後人取法也後來王荆公七律似夢得然荆公却造句苦思用力有足取法處柳子厚才又大於夢得然境地得失與夢得相似至其五言則妙絕古今非劉所及矣

松滋渡望峽中 起句松滋渡以下七句皆峽中景有望

收二句俗氣

字意一直說去大氣直噴

送浙西李僕射相公赴鎮 此詩只首一句破題已盡以下皆從舊遊二字中生出五六正寫題位收致已意

同樂天送河南馮尹學士之任 起四句往復互說一句

河南一句學士五六正敘之任

哭呂衡州 姚云呂温以知雜御史貶通州徙衡州年四

十 起突寫其卒中有哭意五六略展筆換氣 姚又云

夢得此時亦在貶謫故以伯喈在朔方自比伯喈有為人

作二碑三碑者故擬北還雖呂已有碑猶當為更撰也

楊景山 送人 六句皆敘舊思收二句送 姚云此必

姚此評方是
發揚作者微
指識方遠大
處
此下柳詩何
以不批
清淺小家樣

舊臣之子失志而投河北藩鎮者故不出其名衛州魏博
管內非中朝士大夫往來仕宦之路過衛州則為異域矣
此其意最悽愴處 東閣參佐所居

王仲初 李處士故居 起句寫本居之景三四興在象
外悽然耐想五六平滯收佳又繞回說悽愴

賣遺直 夏夜宿表兄宅話舊 起敘題兼寫景中二聯
皆言情而真摯動人收自然不費力而却有不盡之妙

白樂天 西湖留別 起二句敘題字字錘鍊而出之不
覺其為對起三四跌出空圓警妙監腦運虛為實五六周
旋題面收句倒轉拍題用筆用意不肯使一直筆句句回

子厚正自深
曲何可輕議

旋曲折頓挫皆從意匠經營錘鍊而出不似夢得子厚但
放筆直下也先斂後放變化沈約浮聲切響此等足取法
矣然猶經營地上語耳杜公包有夢得子厚樂天而有精
深華美不測之妙

錢塘湖春行 章法意匠與前詩相似而此加變化 佳
處在象中有興有人在不比死句

夜歸 起句平點三四遠景五六警妙非常以歸後事收
只八句說去往復一氣中層次情事有如一幅畫圖令
人一一可按而見固非小才能辦

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諸客 此題已如畫詩寫景工

而真所以為佳姚先生云非至西湖不知此寫景之工起二句點題中四句小大遠近分寫皆回望中所見却以結句迴掉點明復總寫一句收足所謂加倍起棧也起不過敘點歸字而以密字攢鍊出之

江樓夕望招客 起點敘次句中聯皆夕望中景招客收姚先生摘末句云俚俗不可耐愚謂此尚無妨清切有真趣較夜歸末句富貴氣為優

庾樓曉望 按此詩筆路誠開俗人作俗詩一派不可入選

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 起得突兀老氣揮斥奇警

可比杜公矣妙在第四句自外來招之入伴而融洽成一片故妙後半平衍而已却本色

寄殷協律 起以敘事為點題浮雲自比三句與殷為一

類跌出四句如今寄詩往復一氣五六又回應首句收句

又應次句此等猶見章法用筆用意隨手宛轉變化之妙

不比作死詩

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 此詩亦無可學處不為身三

字終未亮

昭昧詹言卷十八終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for text.

昭昧詹言卷十九

桐城方東樹

李義山

玉谿七律前人謂能嗣響杜公則誠未可輕視愚謂七律除杜公朝川兩正宗外大歷十子劉文房及白傅亦足稱宗尙皆不及義山義山別為一派不可不精擇明辨

先君云七律中以文言敘俗情入妙者劉賓客也次則義山義山資之以藻飾樹謂所嫌於義山者政病其藻飾如太史公作文純乎古格忽攙六朝偶儷豈復成體孟堅猶近之蔚宗承祚駸駸乎下移矣義山之得失亦如是

漢飾是體格
上事不碑本
鍾方以太史
公文為知
律詩本是駢
儷豈得比古
支邪

前人論義山者多矣譽之各有見地須善會之如蔡天啟謂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范景文謂詩家病使事太多賀裳謂義山某某篇政如木蘭雖兜牟襦褶馳逐金戈鐵馬閒夢魂猶在鉛黛也又曰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兼比興愚謂藻飾太甚則比興隱而不見矣釋石林曰詩人論少陵忠君愛國一飯不忘而目義山為浪子以綺麗華豔極玉臺金樓之體也以上諸論皆有見亦平允得實許彥周謂學義山可以藥淺易鄙俗之病愚謂不善學義山正恐得此病許蓋警其編事之富謂為不鄙陋耳不知編事富政是陋處

編事富反以
為陋然則儉
腹方為不陋
邪

屈杜何嘗不
蕪藻

義山以孤兒崛起自見於世一時鉅公爭相延攬亦可謂奇士矣然二十五歲始得第二十六歲始得昏奔走崎嶇兵亂間卒擠困以死年僅中壽迹其生平足為流涕然而讀其詩不能使人考其志事以興敬而起哀則皆其華藻掩沒其性情面目也如是而曰能得比興則三百篇屈子杜公獨無比興乎學者可因以知其故而謹所從事矣今就七律論之姚選三十二首最為嚴潔則其可宗處固可明白而諸家譽之者亦可以息矣

漢南書事 起二句敘事崢嶸飛動起棧次二句議言文武非人五六做明收應次句 宣宗大中四年討党項連

年無功成饋不已上頗厭用兵政府不言武將貪功先君曰三句言刀筆為相不知大體收頌美宣宗深罪將相言帝好生定獲天佑也樹接收句語意支離

王濬先列得孫歆頭後杜預生獲歆時人以爲笑此言爲報軍功也方解誤

自不解耳何支兩拙滯之有

隋師東 前四句將正義說定五六空中掉轉收換筆繞補餘意古人無不用章法 王濬破吳都督孫歆虜歆而還沈瑩言吳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此亦言將帥幼少不足任也 太和二年東征李同捷王庭湊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饋運不給滄州凋敝骸骨蔽地詠湯帝征高麗故言前朝元菟郡樹按凡此皆不免支晦拙滯五六句似亦責政府無人但無根又合

六句言不必以後爲功非倉卒

并不爲複皆妄說也

掌此義山十六歲時少作也

重有感 前有有感故此曰重皆詠甘露之事錢龍惕箋得之半失之亦半 先君云懼文宗有望夷之禍望諸藩鎮同力救之即杜諸將之意而詩不及杜樹按此解得真向來皆以首句專指王茂元非也至三句指劉從諫是也或乃斥其以稱兵犯闕望之者亦過論也要之此詩昔人皆從上選然細按之終未洽雖興象彪炳而骨理不清字句用事亦似有皮傳不精切之病如第四句與次句複又與第六句複是無章法也試觀杜公有此忙亂沓複錯履否末句從杜公哀哀寡婦句脫化來似沈著有治平之

意而早晚七字不免釘餽僻晦明七子大都皆同此病然
後知有本領與無本領懸絕如此蓋義山與明七子不過
詩人志在學古人句格以為詩而已非如陶杜韓蘇有本
領從肺腑中流出故其措注用意語勢浩然而又出之以
交從字順與經騷古文通源其餘詩人不過東牽西補塗
飾措柱以成室而已姑舉義山此一詩發其義例而學問
之大凡胥視此矣 首句若非實指一人則起為無著若
實指王茂元一人則又偏枯與全詩章法不稱杜諸將一
人則詠一人到底不似此單漏流移不定也潘次耕以此
為指王茂元

用與否此
自兩派不同
無分高下

寫意 先君云此思鄉之詩思上林望鄉也樹按此詩末
句點題章法用筆略似杜三四句法亦似杜但不知此詩
作於何地似是在蜀及判官時而以燕雁上林為鄉支泛
無謂五六寫思鄉之景句亦平滯
安定城樓 此太和元年王茂元自廣州為涇原節度使
義山在幕安定關內道涇州今屬平涼府 此詩脈理清
句格似杜玩末句似幕中時有忌間之者然用事穢雜與
前不相稱

如此佳詩何
不識和但嫌
太露圭角耳

此評最是義
山皆如此

茂陵 先君云此詩全與武宗對簿一二言窮兵略遠三
言田獵四言微行五言求仙六言近色末收尤妙又曰藏

鋒斂鏘於宏音壯采之中七律無此法門不善學者便入痴肥一派

籌筆驛 先君云此詩人不得其解以為布置不勻不知武侯之能尚待呆說乎詩只詠蜀之亡天命為之關張句尤有識力起正賦題第四句是主末只作襯收驛耳又曰恨有餘三字收足樹按義山此等詩語意浩然作用神魄真不愧杜公前人推為一大宗豈虛也哉但存此等三十首而刪其晦僻支離輕豔流奕者豈不洗清面目與天下相見海峯多愛不免濫登耳 起正賦題三四轉五句承第三句六句承第四句收離題有味 驛在綿州綿谷

縣

隋宮 先君云寓議論於敘事無使事之跡無論斷之跡妙極妙極又曰純以虛字作用五六句與在象外活極妙極可謂絕作樹按江都離宮四十餘所只用紫淵取紫微義且選字姸色也 上林賦紫淵經其北唐人避高祖諱故作泉

南朝姚未選

先君云此專為陳後主而作吐屬狡而婉敘

致錯綜變化前四句中敘四代興亡全不費力却又賓主跌宕變化不可方物詠古極則也宋元嘉三十三年立玄武湖齊武帝立雞鳴埭宋之荒而為齊齊之荒而為梁第

案評

此却有然但
終不失為佳
製耳

三句為主句言後主蹈東昏覆轍後主時天火焚寺塔六
句指其事也又曰五六所謂天人皆以告而君臣俱在醉
夢中可歎也又曰此詩略近隋宮樹謂隋宮又遜簪筆驛
以用事太濃下筆太輕秘開作俗詩派

馬嵬 起句言方士求神不得乃跌起三四就驛舍追想
言之即所謂此日也五六及收亦是傷於輕利流便近巧
不可不辨

曲江 注云太和九年復濬昆明曲江二池十一月遂有
甘露之變十二月勅罷修曲江亭館此詩前四句追賦玄
宗貴妃後四句言王涯等被禍憂在王室愚謂收句欲深

擡

反晦

九成宮 敘述華妙用事精深五六寫景收即物取象妙
極 先君云荔橘夏熟故貢於九成宮紫泥天書只為二
物諷刺極刻然不覺故妙又曰聯對之工楊劉所能其平
平寫去不恤民依之意自見言之無罪聞之足戒則楊劉
無此作用又曰風雲根避暑來樹按此方是義山本色正
宗如建章宮殿規制應繩

題道靜院 此即事小詩清切可取不及過武威莊高華
壯闊足為式則也 起二句言王中丞所置院三四言刺
吏居此五六寫真以自家作收

此有所刺不
嫌輕薄

展卿於詩識
力高極之多
矣

聖女祠 起二句祠三四聖女五六及收輕薄不為佳

重過聖女祠 起句祠次句聖女三四合寫五六及收以

古人襯貼亦未足法又無謂此詩可以不選

井絡 此與太白蜀道難杜公劍川同意皆杜奸雄覬覦

先君云前半地形合東西言之後半人事次句乃通首主

句五六句即承明此意以兩代興亡大事證明不能恃險

潭州姚未選 隋改湘州為潭州取昭潭為名今長沙府屬

按義山於會昌四年至潭州從楊嗣復也此亦是詠懷古

蹟以第二句為主而下俱即潭之事景言之詩亦平平可

不入選七句人不至或指劉蕡

先大...
評東...
謂其...
求富...
用姓...
其情

淡語其不為
病

鄭州獻從叔舍人褒 大約李褒好道起即煙霞與鐘鼎

遠以稱之金龍雖用道家仍切舍人主撰文牋奏是時褒

為鄭州刺史而曰舍人蓋寄祿也五六用黃紙紫泥與此

同皆雙關也收用陶華陽三層樓自言來訪也 此詩亦

無勝可選但有秀句而已三官主考謫豈比刺史耶用事

似精切而不免東餐西宿開俗詩塗飾之派

贈鄭協律哲 孫謝指安平公崔戎及令狐也五六是追

感即起下收意猶云客散孟嘗門也義山與鄭皆與安平

有戚誼

贈鄭讜處士 六句謂鄭收乃自指起句浮滑此不如杜

公因許八寄江寧晏上人

留贈畏之 此詩用意亦輕浮且起二句又與朝迴不切時將赴職而曰歸客亦未解想亦預指他日言之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何力之子孫也收句用郢都言其職事也切使君

寄令狐學士 句法雄傑是時欲解怨於絢不然不全作贊美之辭然吐屬大雅名貴首言地居禁近次親幸日深榮寵如此玉堂天上自謂分所應得豈復憶念故友未以汲引望之仍自留身分

子初郊墅 此詩佳開放翁東坡 起句子初以下郊墅

收佳似白

吳劉蕡 一起沈痛先敘情三四追溯五六頓轉收親切沈著先將正意作棧次融敘而三四又每句用棧此祕法也

過故府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交城太原府屬縣 先

君云起二句交城舊莊原委晉水虞叔祠交城舊莊乃茂元先世故業茂元乃鄜坊節度使王栖曜子故以信陵擬

之茂元授忠武管許陳蔡三州又授河陽管懷孟衛三州故曰六州接郊畿三字太湊三四壯偉五六細緻

九日 此感舊作也流美圓轉之作義山貪用事多不忍

割如此首藉何所指也又不避楚諱皆不可之大者義山

十七歲受知於楚在天平幕

少年 但刺其奢淫耳起結佳

富平少侯 不及前詩此義山十四歲時少作

杜工部蜀中離席 先君云此擬杜體也然深厚曲折處

不及聲調似之 離席起蜀中結 松州今松潘衛

二月二日 此即事即景詩也五六闕大收妙出場起句

敘下三句景後半情此詩似杜公此時從令狐崔戎在華

州時年二十一歲 此在東川懷歸作



勝前作以通
首含藉不以
前首末句接
露也
收句輕淺殊
不似杜

